



永遠跟着共產黨前進

偉大的中國共產黨已經光榮地度過了36個戰鬥的年头！

中國人民慶幸自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走上了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然而在建設社會主義的征途中，右派分子却企圖倒轉歷史車輪，利用黨整風之機向工人階級和黨猖狂進攻，反對社會主義道路，反對黨的領導，反對無產階級專政和民主集中制；這是熱愛社會主義事業的人民絕對不能容忍的。因而廣大的工農群眾和愛國的知識分子對右派分子的進攻給予堅決回擊，這就在當前展開了一場嚴重的政治鬥爭和思想鬥爭。

但是，這個形勢並不是為每個人都認清了的，甚至有個別的共產黨員和一些共青團員也受了右派言論的誘惑而迷失了自己的政治方向。機57.6班楊克容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他聲明自己不能保證不違背共青團員的立場而申請退團了；有些團員，違背了團的組織原則，而為右派言論辯護，受着右派分子指點；無疑，這些是極端錯誤的。

通過對社會上和本校右派言論的抨擊，很多人清醒了，他們覺悟到自己受了蒙蔽，決意回頭。我們對他們表示歡迎。我們認為，這一代在溫室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思想單純，閱歷不深，在這種嚴重的政治鬥爭的關頭，經不住暴風雨的襲擊，而搖擺不定或一時陷入歧途，這是可以理解的；只要他們認清了是非，回過頭來，接受教訓，他們的前途依然是無限光明的。然而，今天有極少數人仍執迷不悟，同時有些人雖已初步認識到抨擊右派言論的重要意義，但還不善于分析和辨別右派言論，甚至對某些右派言論還存在着模糊觀點。因而，

同學熱烈抨擊右派言論

決心“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我院開展抨擊右派言論以來，大多數同學目前已積極投入這一鬥爭。通過對社會上及我院右派言論的批判和揭發，許多同學對右派言論的本質及右派分子的真正面目已有初步認識。

為了堅決退還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與右派分子劃清思想界限，許多大字報提出了響亮的口號：要社會主義，可以不要假期。有的同學寫信給黨委和院首長表示自己鬥爭到底的決心。

通過開八日晚上的批判右派言論大會，許多同學的頭腦清醒了，眼睛亮了。第二天上午，很多班級紛紛開會討論、漫談。機59.8周國盈同學說：“我過去認為劉景芳教授的發言只是對領導幹部提意見，是幫黨整風，從揭發的歷史及其他材料來看，他的‘內行人’治校，就是想把黨一脚踢開。”冶59.2劉持安說：“過去我總是從善良的心腸去看劉景芳教授，因此總是得出錯誤的結論。”何富香說：“劉先生說北醫扔的兩個炸彈是共產黨人自己搞的，這使我非常氣憤。”

軋59.5姚金龍說：“我在前次運動中成績考得不好，得了兩分，因為我是帶着有色眼鏡看問題，覺得別人總是先肯定劉景芳是右派分子再去批判，因此對批判劉景芳的言論總是聽不進，反認為自己很客觀，這實際是沒有立場的。”

礦60.4孫仲說：“過去我只看到劉教授的、光榮歷史，及教學態度，認為他是誠意幫黨整風，覺得批判劉景芳不應只扣住兩篇發言，常為他辯護。材料揭發後，使我認識到他仇視共產黨是有根據的，這才使我明白這是一場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你死我活的鬥爭。”礦60.3金和鸞說：“過去我常以天理、國法、人情來看一個人，覺得現在批判劉教授在人情上過不去，現在我認識到還是應從毛主席所指出的六條標準來看一個人。”

不少班級在討論中非常熱烈，意見趨於一致，如冶59.2、鑄61.1、機60.7等班級絕大多數同學認為，根據所揭發劉景芳的材料及一貫表現來看，可以劃為右派言論，並有人認為可認

深入地學習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演講和周總理在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以此作為思想武器，展開討論，進一步同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劃清界限，澄清自己的思想，是完全有必要的。

要能同右派分子劃清界限，澄清思想，必須要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去辨別是非。這就是說，我們應該運用毛主席在演講中提出的六條政治標準去鑒別人們的言論和行動，符合六條標準的言行，則是正確的，是左派；違背這六條標準，則是錯誤的，是右派。這樣看問題，就是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

掌握了這六條標準，還應當善于運用它去分析具體問題。右派分子總是以“左派”自居，說自己是“擁護”黨的，總是要着兩面派的手法；不然，打着明顯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招牌，他們知道在今天是站不住腳的。因此，我們必須揭開右派分子的偽裝面貌，揭露事實，再運用毛主席指示的六條標準進行批判，才能看清問題的本質。

當前所展開的反右派的鬥爭，實質上是擁護社會主義路線和反對社會主義路線的鬥爭，是擁護黨的領導和反對黨的領導的鬥爭，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每一個維護社會主義的人都應該站穩立場，積極地參加這一鬥爭，堅決地退還右派的進攻，不獲全勝，決不收兵！同時，通過鬥爭，我們每一個人也接受一次革命的洗禮，考驗和鍛煉自己的無產階級的立場和鬥爭性。

在中國共產黨成立36周年紀念日的今天，熱愛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人們，讓我們決心團結一致，永遠跟着中國共產黨前進！

定是右派分子。

許多大字報表示堅決擁護院行政關於延長學習時間決定，他們提出：不獲全勝，決不收兵。機57.5吳旭等20人在一張“共青團員往那裏去？”的大字報中指出：在前次大風浪中有不少共青團員沒有考及格，他們向每一個共青團員提出了一個響亮的問題：在反擊右派鬥爭中，你為黨做了什麼？有的大字報對目前有些還在睡大覺，對鬥爭表現麻痺的人敲起了有力的警鐘。

“短苗”黑板報上署名為慨的同學在“補了課”一文中說：過去我走錯了路，因為缺乏無產階級立場和勞動人民的感情，這次反擊右派大會生動地給我補了一課。軋60.1叶中原在小字報上寫道：我過去和許多同學一樣，被劉景芳的道德修養迷惑住了，曾積極用大字報對批判劉景芳的人進行指責，曾懷疑王福真同學的轉變，錢文俠先生的發言。他現在表示堅決和大家站在一起，對右派分子的進攻給予猛烈的反擊。（紀業）

何必多愁！

口水

新近，有云：“劉景芳先生的言論是有錯誤的，但何必批駁呢？傷了知識份子的自尊心，萬一不教課……”云云！

這簡直是見唐詩落淚——替古人擔憂了！更可法潛獄探左光斗是忠肝如鐵石的表現，一片愛國赤誠！而劉先生干什麼呢，他“要求中共中央放棄黨委治校的政策和制度”！

這種露骨地取消黨領導的極其錯誤的言論還有什麼可以袒護呢？

尊師愛長，要從社會主義立場出發，難道對這種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能含默以認，不加批駁嗎？何必多愁呢，同學！傷“心”要看傷誰的“心”；至於“萬一……”，我看是想得太多了，不必要，不必要！

反擊右派言論

討論劉景芳先生言論節錄

民盟 鋼院支部

在劉景芳先生的發言中，首先提出了共產黨在進城以後已經腐化變質，黨員中不合格的已佔絕大多數，這次整風不是那麼簡單；不僅是“吹皺一池春水”（按此實為毛主席形容匈牙利事件對我國知識界的影響之語，劉先生却用在形容整風）。劉先生對鋼院的內幕，解剖成一團漆黑，一無是處；進而說鋼院受“主宗官集團”的統治，在他一連串形容詞如：“盲目辦學”，“以教學和科學研究循私”等等後，又說這些形容還“微不足道”。他對肅反運動不但絲毫不提及成績，卻說成是“主宗官集團，整一些他們不順眼的人，而且在肅反中跳樓和自殺者不計其數，他將鋼院大多數人員描寫成不是阿諛奉承，就是思想僵化的教奴，而具有獨立見解的，有氣節的只是劉先生等少數人而已。

要是劉先生只是為了在肅反時受了委屈，而在整風時發洩私忿，說話過火，那麼何至於對黨、對鋼院攻擊得如此之凶！大家認為：在他幾次發言中已露骨地道破了他的企圖。將黨說成如此腐化；將鋼院的黨組織說成醜惡的主宗官集團，統治得鋼院如此之“糟”。這顯然是挑撥黨群關係，惡化黨群關係為出發的。我在整風運動中黨群關係一度緊張，他的言論不能不是主要原因之一。既然鋼院黨委不能領導學校，既然他又介紹了自己是三十年前就進步的正直人物（當然又是教學內行），那麼他提出了放棄黨委領導的“內行人”治校的目的，還不昭然若揭嗎？

可見，這決不是發洩私憤，毫無目的的發言！

他說黨員注重享受。吃得好，穿呢制服，坐汽車遊公園的是黨員，這和葛佩琦的叫囂具有相同的曲調，他說黨統治着學校，毫無民主；“地位高、本領低，文化更低”的統治着大知識分子，這些和儲安平、羅隆基的聲音，是相同的。他的“內行人”治校和陶大鏞的聲音也屬同曲同調。

他的發言，是和社會上一些右派言論有着共同的聲音，是為親者所恨，為仇者所快

除了解放前他對個別黨員好像有些感情外，他對黨表現了深深的恨，對蘇聯專家形容為“洋大人”，這是正義忠直之士的本色嗎？問題的本質在於立場，他站在反動的立場上，却自鳴“正直”，無怪乎他在解放後一直郁抑不滿，仇恨着黨，並想使學校離開黨的領導。

決心書

黨委會高院長：

自從黨展開整風以來，我和全院同學一樣，投入運動，幫助黨清除“三害”。但在整風過程中，出現了一系列的右派言論，他們惡毒的進行了攻擊，企圖取消黨的領導，取消社會主義制度，企圖把我們拖到資本主義道路上去，我們堅決不答應的！今天下午聽了我系黨總支書記的報告後，我明確了這是一場階級鬥爭，是你死我活的兩條路線的鬥爭，是考驗每個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品質的時候了，是否黨為社會主義而戰鬥呢？還是向右派妥協？不是我們新中國青年、共青團員的品質和氣概！我們應該毫不猶豫地站在階級鬥爭的最前列，向右派分子、右派言論作堅決鬥爭。目前黨委決定給我們充足時間，讓我們在這激烈的鬥爭中得到鍛煉，我完全擁護黨委這一決議！我們的實習可以下延，甚至可以放棄暑假，不獲全勝決不收兵！我向黨宣誓：在黨需要時，我願意以自己的生命來捍衛黨的事業！決不辜負黨的培養和希望，決不辜負共青團員這一光榮的稱號，團結在黨的周圍，堅定立場，提高警惕，退還右派分子的任何進攻！在這場火熱的階級鬥爭的熔爐中，鍛煉成堅定的共產主義戰士！

此致

革命敬禮

礦61.1共青團員 朱廣明

“偏激”乎？

鍾二研究生 閻蔭槐

最近有人認為劉景芳先生的兩次發言是由于肅反時挨了一頓“整”，對黨懷有不滿情緒，發言不免有些偏激之詞，說它是右派言論未免“過火”了，更不能因此給劉先生扣上一個右派分子的帽子。

我認為劉先生是否是右派分子，日後自有定論，我們反對不加分析的亂扣帽子，同時也反對在鬥爭中萎萎縮縮不敢對一些問題提出自己的看法。劉先生的發言是由于一些個人情緒所造成的“偏激”呢？抑或是地地道道的右派言論呢？這是目前在相當大一部分人中所存在而有待澄清的問題。我認為這是地道的右派言論，其理由如下：

劉先生反對黨的領導，而且惡意的攻擊與辱罵黨，他在發言中把鋼院黨委的主要成員挨個的描繪了一番，極盡人身攻擊之能事。當然鋼院黨委委員有缺點，有錯誤，要不然，黨為什麼提出整風呢？而劉先生却是借此機會狠狠的打一悶棍。有些善良的人們可能會說這是由于對黨委委員有些個人意氣，他對我們的黨還是“擁護”的，的確劉先生在6月26日晚大會的發言中也企圖說：他不但相信黨一定不會腐化，而且他自己也是“揭誠的擁護黨”的。事實是這樣的嗎？我們來看看劉先生把鋼院黨委這個集體描繪成什麼樣子呢？他說：“鋼院的主宗官集團是由魏景昌同志為首的領導幹部自覺形成的”。這意思就是說鋼院黨委不僅形成了一個違背黨的組織原則的“主宗官集團”，而且是“自覺”形成的，就是說鋼院黨委已經蛻化變質，走向了反黨的道路，這就是說已經不是整風解決的問題了，應該如何處理這個問題呢？這時劉先生拿出了“要求中共中央放棄黨委治校的政策和制度”的結論也就沒有什麼奇怪的。可見劉先生並非攻擊個別黨員而是要趕走黨委，取消黨對學校的領導。並且還不到此為止，他還繼續發揮，推論到基層黨員，他說：“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把我院黨員說成是“興風作浪，亂報消息，甚至挑撥，打人悶棍，作為個人政治資本”的一群毫無原則的人。企圖給人們造成一種錯覺：鋼院黨是“一團漆黑”。

劉先生現在看到群眾反右派情緒高漲，苗頭不對，想趕快鳴金收兵，便說什麼“我是贊成黨委治校的，平生最反對教授治校”，“我所說的內行人治校，所謂內行人是包括教授講助，寫的時候後邊漏掉了一個‘等’字，而黨委是包括在內的”。妙哉！劉先生如此細心的人甚至在什麼時候和什麼人在什麼場合下說了什麼話都記得如此清楚，而且劉先生又一再強調他是“擁護”並十分“重視”黨的領導的，竟然如此疏忽，把黨委給“忘掉了”，如果是寫漏了的話，那麼原稿在劉先生寫出後用紅筆會修改過了一遍，交院刊排版後又親自校對了，竟又給“漏掉”了，這不能不使人懷疑劉先生究竟是真正疏忽了呢，還是別有企圖？即使拋開這些不管，退一步來講，劉先生所設計的“內行人”治校實質上是一個什麼玩意兒呢？黨的領導擺在什麼地位呢？劉先生在6月26日的大會上解釋說“學校中思想領導是很重要的，而這件事除黨以外沒有任何人能夠代替，因此學校里是不可沒有黨委的”。並且聲明當宣佈某同志向他尋求關於治校問題的意見時，他是贊同黨委治校的。說得十分動聽。但是人們仔細想想這與以前劉先生提出的“內行人治校”有何差別呢？除了他對某些問題作了進一步解釋外，我看不出有任何本質的不同。大家很清楚脫離了政治領導的思想領導是空中樓閣，不可能實現的，這是人們可能理解的。按照劉先生的治校方案，學校最高權力機關是校委會，黨委是以個人身份參加的。這實際上是取消了黨的政治領導。“好啦，你們可以在學校成立支部作思想工作吧！”我們知道：黨內部的組織教育只是學生思想教育中的一部分，而更重要的一部分是通過教學環節和一些具體措施來實現的，脫離開後者，前者也很難進行。因此劉先生講話中所說的要“加強”黨的領導的實質是把黨放在一個從屬的地位，是削弱和取消黨的領導。無論怎樣好听的名詞也不能美化劉先生的治校方案，無論怎樣的粉飾也掩蓋不了劉先生反對黨的領導的實質。

這樣有人會說，劉先生只不過對鋼院的黨不滿意而發表了一些言過其實的意見而已。這不能就稱右派言論。我認為劉先生不僅反對鋼院黨的領導。惡意攻擊鋼院的黨組織，而且已經把矛頭指向了全黨，指向了我們的黨中央。他說：“中共黨員大概有70~80%是不合格

的吧？”同志們，劉先生東拆西湊挖空心思地捏造“事實”想說明什麼呢？他想證明：

第一、黨的“主宗官”是十分嚴重的，而嚴重的程度已經不可收拾（根據劉先生所講的情況）。

第二、造成“主宗官”的主要根源是在於黨中央實行了“封建統治者得天下後，大封諸侯的幹部政策。”

這就是劉景芳先生的用心所在。

由上分析可見：如果孤立地來看劉先生的某幾個意見，可能說是“偏激”所至。但是聯繫起來全面地看劉先生所舉的“事實”和他的意見是服務於一個政治目的的，那就是反對黨的領導，不僅表現在反對鋼院黨的領導，而事實上已經把“主宗官”的根源挖到中央去了。

客觀事實是冷酷无情的，劉先生散佈的煙霧雖然能暫時模糊了一些人的視線，但是人們總會撥開這些煙霧，擦亮自己的眼睛的，劉先生的花言巧語決掩蓋不了反黨的本質！

自尊心

又鳴

最近又拜讀了一下劉景芳教授在鋼院通訊85期上發表的大作。他談到知識分子的自尊心，我想就這一點說一說自己的看法，與劉教授商榷。

劉教授列出了中國的知識分子的特點，當然，用這些話來表明知識分子的自尊心也未嘗不可。問題是在於對這些話怎樣理解，自尊心應該建築在什麼樣的基礎上？

劉教授認為我們的教學是“取消自尊心的”。理由是有一次院長與他說過：“你說大家有意見，他們都說些什麼呀？希望你以後多給我匯報一些消息”。究竟當時院長的原話怎樣說的，這兒不談，劉教授是教研組主任，院長有權向他了解情況，反過來劉教授也有義務向上級反映情況。但從劉教授的目光中看來，匯報情況却傷了他的“自尊心”，變成了院長要他當“耳報神”，把他看作“奴”而不當作“友”了。無怪劉教授要拿出“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富貴不能淫”的大丈夫氣魄，抱著可“殺”不可“辱”的決心，而對黨員院長“敬鬼神而遠之”了。推而思之，無怪劉教授要得出鋼院的教學是“取消自尊心”的結論來了。這樣下去，當然就只能培養出“一堆搖旗吶喊的嘍囉，至高也不過培養一些只能輔助別人作皇帝的‘亂臣賊子’，却難以培養出能當家作主的‘新社會的主人’來”。換言之，象劉教授這樣具有高度“自尊心”的“新社會主人”却只能放到過去的學校中去培養，我們黨領導的學校只能培養一些“嘍囉”和“亂臣賊子”。妙哉高論！

試問：劉教授的看法何以與眾不同？答曰：此乃立場問題。再問：君不言之過重乎？答曰：不然，劉教授高論之妙用有二：一曰使黨放棄匯報制度，自絕於群眾。二曰：使群眾遠離於黨，否則便有損自尊之心，不免有便衣警察之嫌矣！此非立場問題而何？

“時間和範圍”

鋼二賓

6月26日晚劉先生在發言中強調說：他的發言時間是在整風運動中。是的！但請別忘了，這也正是全國右派分子向黨積極進攻的時刻。

在談到範圍時，劉先生非常詭辯地說：他的發言的範圍都是按“鋼院內”的“某些”“某一個”，並且指責人們將他的這些字眼有意給抹去。可惜我在劉先生自己的兩次發言中並找不出這些字眼。請看看這些事實吧！“……我們黨的同志有百分之20到30不夠格的需要教育。請問當時全國共有多少黨員？今天共有多少黨員？新加入黨的和解放前入黨的比率如何？以前所說的比率，今天或許當反轉來吧？”從這句話中我們只找到了“全國”兩個字，而沒有看到“鋼院內”三字。請問就按劉先生昨晚的“新解釋”來說，難道我們鋼院的幾百名黨員中有70~80%不夠格嗎？劉先生是根據什麼統計出來的呢？70~80%還能說成是“某些”“某一個”嗎？我相信劉先生是數學家，對於比率的意義比我懂得更深刻。

請看劉先生關於積極分子的說法：“第一類是等於刁測領導意圖，吹拍奉承看風頭行事者。第二類是奉領導所喜歡不說，以便取得‘聖崇’作個親信，為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這是領導者心目中的積極分子。”在這裡我們也找不到劉先生所說的“某一些”“某一個”的字眼。

請看看下面這段話：“解放後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鑒於舊知識分子不懂馬列主義，有資產階級思想，……於是一方面使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另一方面則把黨員合計合計，看誰過去受過高等教育，或者有點功勞的都放在高等學校里……再者新民主主義革命已經成功，對往日有汗馬功勞的黨員也應當有所安插”。在這段話中，我們也是找到了“中共中央和人民政府”幾個字，也沒找到劉先生所說的“鋼院內”，“某一些”或“某一個”這些字眼。

在劉先生文章中重要的幾段中，找不出劉先生所解釋的字眼，劉先生又作何詭辯呢？

劉先生：事實勝於雄辯，不管你的嘴多麼靈巧，但白紙上寫的黑字是眾目所見的。

要看從那方面刮來的風

紀崇

一個人的言行，往往反映了他對事物所抱的態度。持有不同觀點、思想方法、立場的人，對事物所抱的態度就有不同。

因此，要明辨一些言論的是非，就需要我們很好地觀察這是從那方面刮來的風。是從右面刮來的呢，還是從左面刮來的。

例如有人把人們分為三類人：第一類是善於刁測領導意圖，吹拍奉承，看風頭行事者。第二類為明哲保身者。第三類為對事物有一定見解，勇於提出批評，直言不諱者。

如果我們不考慮這些話是從那方面刮來的，就很難看清事物的本質。有一個共青團員在大会上說，某支委就屬於第一類人，因為他在整風中向黨員匯報了某同學的情況。因此使這個支委感到羞愧，今後“無顏見人”。

不難看出，右派分子和左派言論，常把團員和積極分子說成是吹拍奉承的人，說他們是“便衣警察”，其目的就在於使積極分子抬不起頭來。使他們離開黨，使黨孤立，達到瓦解黨的目的。

如果我們共青團員和支委能辨別這是從右方刮來的風，就不會說出這樣的語和感到“羞愧”。

毛主席曾教導我們，凡是敵人擁護和不喜歡的。同樣，凡右派言論認為是“是”，我們就應當認為是“非”。否則就會是非不清，而上了別人的當。

拆牆乎？築牆乎？

里黎

整風除三害，本是為了拆掉人民內部之間的牆，可是劉景芳教授却不是這樣。

他們把鋼院黨政說成是“自覺形成的祖宗官集團”，歪曲黨的工作及政策，於是他在黨和群眾間築著第一道牆；

劉先生吹噓自己，並極力醜化黨委會幾個主要黨委，離間年青黨員和黨之間的關係，你不見黨員王福貞同志因此就被他迷惑一陣，和黨一度疏遠了二十天，於是，劉先生在黨和年青黨員之間築著第二道牆；

他說“積極分子是吹拍奉承者”，企圖使積極分子不敢再靠近黨，否則就是吹牛拍馬，於是他在黨和積極分子間築著第三道牆；

劉先生在學生面前攻擊其他教授，說他們是吹拍奉承，於是他在學生和老師之間築著第四道牆；

劉先生攻擊和歪曲幹部班並要求取消幹部班，說下學期沒有老師再願意給幹部班開課，他在幹部班和鋼院師生之間築著第五道牆；

他把黨的知識份子政策說成是不信任舊知識分子，現在是不得不“求”知識份子，於是，劉先生在黨和舊知識分子之間築著第六道牆；

茲不一一列舉了，總之，劉景芳先生的言論不是在幫黨整風和為了拆牆，而是在那裏築起一道又一道的牆。

同志們，讓我們一齊來反擊右派言論，擊破右派企圖在人民內部之間築牆的企圖，為此，必須劃清界限，我們要在無產階級思想和右派資產階級思想之間築上一堵高牆。

來函照登

院刊編輯部：

前67期發表的鋼院黨組“傑出”路線一文，目前看來有不少不妥之處，與作者原意違背，引起李清先生等對本人的一些誤解是有道理的，為了消除誤會及消除該文可能引起一些不良影響，所以本人決定將該文作廢。特此聲明。

池德

劉景芳先生迷惑人的法術之一

——“黨”與“黨員”分開論——

黃欽若

劉先生在5月31日教授座談會上的發言及在軋三辯論會與全校反右派言論大會的發言中，都一再強調了不能把“黨”與“黨員”混為一談，並認為有些人故意把人家意見中的“某些黨員的“員”字去掉而誇大為黨，以歪曲別人的發言。為什麼劉先生這麼強調這點呢？據我看是有些心虛，因為劉先生現在正是通過對每個黨員的污蔑來達到醜化共產黨，否定黨領導的目的。

“黨”與“黨員”是否能象劉先生那樣給以分開呢？這本是一個極為簡單的問題，而博學的劉先生確實搞得很複雜，稍有常識的人都會知道，黨不是抽象的，黨不是空架子，它是由黨員組成的，中國共產黨是由一千二百萬黨員組成的，抽去了這些黨員，黨本身實際上也就不存在了。中國共產黨所以是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正是因為它所擁有的黨員在國家各種工作崗位上努力工作，以自己的模範行動取得了人民群眾對黨的信任與熱愛。我們可以回憶一下，解放初期，我們不都是從自己所接觸的很多共產黨員身上認識到共產黨與國民黨是完全不同的嗎？一般對黨認識的規律是這樣的：從很多共產黨員的表現中，看到共產黨是真正以人民利益為最高利益的黨；結合幾年來各方面工作的成就而真正的体会到共產黨是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然後又以這個認識觀察黨員的活動，感到做為一個中國共產黨員是光榮的，更增加對黨的熱愛。這是完全合乎“從個別到一般，從一般到個別”的人的認識發展規律的。可是劉先生却一反常規，與一般人不同，他所看到的黨員有70—80%都是壞的，但是卻得出了黨是光榮的、正確的、偉大的結論。這才真是怪哉呢。這很難使人相信劉先生對黨所喊的讚美詞是真的。

也許劉先生要反問道：我不是再三強調是“某些”黨員可以腐化嗎？“某些”並不是“全體”啊！你們的手法就是抓着一點誇大全面，

把“某些”說成“全體”。是的，我們也認為分析問題時應實事求是，抓着一點誇大全面是我們所反對的。但是正是因為要做到實事求是的分析問題，我認為必須把劉先生所謂之“某些”的內容搞清楚。劉先生在二次教授座談會的發言中，我認為已不是對“某些黨員”而是對全體黨員進行污蔑。鋼院黨委被他說成是自覺形成的“祖宗官”集團，在鋼院實行封建殘暴的統治，而黨委們在劉先生的眼裡都成為封建官僚，舊社會的小官兒或類似國民黨的黨棍，好像是全部腐化變質。把黨員罵夠了，劉先生引用了“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輕輕的一轉，轉罵到青年黨員身上，把百分之20到30黨員不夠格的比數顛倒為百分之70到80的黨員不夠格。從他的發言中根本看不出鋼院的黨還有些什麼共產主義氣味，讓人感覺鋼院的黨是一片昏天黑地地墮落，真是與國民黨“毫無二致。”同志們！這就是劉先生所謂之對“某些”黨員的不滿。

劉先生強調把“黨”與“黨員”分開，強調只是對“某些”黨員不滿的目的何在呢？據我看是給他反對黨的言論找個使群眾能夠接受的外衣。在今天的形勢下，象劉先生這樣“敢於直言”的人也知道不能公開提出反對共產黨，於是便耍個花招：在談對“某些”黨員不滿的幌子下污蔑所有黨員；在“黨”與“黨員”不能混為一談的幌子下否定了黨。他一方面狠狠的打擊黨，一方面喊几声共產黨永遠不會腐化，中國共產黨偉大，看這是多么高明的技巧啊！真有象他自己所講的“殺人不用刀”啊！

劉先生這樣做的目的很明顯，就是要使群眾容易接受他對黨的污蔑，使大家認為鋼院的黨已變質了，鋼院的黨已經不能再領導這學府了，應該讓位給劉先生這種“內行人”治校。這樣為某些人篡奪在學校的領導權開辟道路。

對於劉先生的釜底抽薪、大罵小捧的法術大家可要警惕啊！

劉景芳先生是不是“假冒為善”

軋59.1 曾繁澤

六月廿四日在軋三舉行的辯論會上，劉景芳先生最後講了話，似乎很虛心地感謝同學們對他所發表的兩篇文章的分析，在將近一個多小時的談話中貫穿一個中心思想，那就是表面看來劉先生好像是一個正直、坦率，敢於對領導提意見、直言不諱的人，而且口口聲聲是“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的。然而，只要人們稍為冷靜的想一想，就可看出劉先生的兩篇發言中處處與這些虛偽的言詞背道而馳。對自己的右派言論，一點也不提，我懷疑劉先生是不是“假冒為善”，要兩面態度？

劉先生在談話中首先提到黨和黨員的區別，並且說黨是不會腐化的，但是個別黨員是會腐化變質的。我請問：劉先生為什麼說我們黨70%的黨員是不夠格呢？你有什么根據呢？劉先生也許認為對個別黨的領導干部的謾罵和攻擊，並不等於是反對黨，因為個別黨員並不能代表黨，但是請問，劉先生在你的內行人治校的方案中，為什麼說黨員就是黨呢？這難道就是你的邏輯嗎？假如劉先生不是為醜化黨的負責干部，使鋼院黨委威信掃地，那麼用意何在？

劉先生說：“我是‘擁護社會主義’的，因為我過去也受過苦，受人剝削，但是我的發言並沒有經過仔細思考，只是寫了個提綱，假如那時根據毛主席文章的标准我就不会这样說了。……”

這真好笑，我想人人都会明白，一個人的言論和行動，都是有思想作指導的吧！劉先生不說出來，但並不等於你思想不是这样想的吧！总不能說一個人說話可以不通過大腦。

請問劉先生所謂鋼院的“祖宗官集團”是根據什麼呢？難道鋼院的黨委負責干部都是一些卑鄙無恥，圖謀私利的人嗎？當然個別黨員有缺點有錯誤，是應該幫他堅決克服改正，但是不是就自覺形成祖宗官集團呢？我們黨除了人民的利益外，是沒有任何私人利益的，在黨內更不允許有任何宗派集團存在，因為這是分裂黨的反黨行為，是要受到黨紀的制裁的。劉先

生企圖醜化鋼院黨委有意攻擊黨的領導干部，什麼“嘴臉”、“官象”、“小官”而且罵他們崇拜“洋大人”、“循私享樂”、“媚上壓下”、等人朝拜……辱罵黨委“封建統治”、“殺人不用刀”劉先生，請問鋼院黨委變質了嗎？這與你前面所說的黨不會腐化的邏輯是一致嗎？劉先生為什麼這樣前後矛盾，糊塗塗塗呢？鋼院不是真的象你所描繪的那樣黑暗、烏烟瘴氣，甚致比國民黨的學校還糟糕，劉先生這樣的態度是“幫助黨整風”嗎？這是說明劉先生自己所說的所謂“正直”“坦率”呢？還是別有用心？只要稍為冷靜想一想，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仔細看看，就會發現劉先生原來是這樣的在“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這難道象一個遠在卅年前就已經“接近”、“支持”共產黨，承認黨的領導的人所說出的話嗎？

值得注意的是：劉先生的談話，為什麼不敢涉及到以前兩篇文章的具體內容呢？並且要求同學看一個人，不要只凭這兩篇文章去看。請問劉先生，應該怎樣來評價一個人呢？難道院刊發表的兩篇文章不是通過劉先生的思想過濾的嗎？

劉先生的“誤差”

蔡菽

前幾天我和其他一些同學訪問了劉景芳教授，劉先生對同學們作了許許多多的解釋，這些解釋有時使人感到劉先生的真“不愧”為教授！例如：劉先生解釋了他在5月17日教授座談會上發言中的一句話：“彭市長在1952年三反運動開始作啟發報告時（在阜定大街某機關內）講過，我們黨的同志有20~30%是不夠格的，需要教育，請問當時全國共有多少黨員？新入黨的和解放前入黨之比率如何？以前所說的比率今天或許應當反轉過來吧？”反轉過來那麼就是有70~80%黨員是不夠格的了，可是劉先生解釋說：他不是肯定這個數字的，因為用了或許，“它是不肯定詞，稍微懂點語文的人就連這個問題提出都沒有必要的。也許我不懂語文，我真不明白劉先生引用“或許”這個詞的意義；劉先生是數學博士，“或許”這個詞的誤差未免太大了吧？

“等”字之列

宗木林

劉景芳先生是贊成“內行人治校”的，“把學校交給內行人來辦”這句話早已登在院刊上，是眾目共睹的。根據當時從字面上來理解劉先生所謂的“內行人”者，教授、講師、助教也，同時劉先生還提出“院校長須在學術界有相當地位”。甚至劉先生在發言原稿里還要求“中共中央放棄黨委治校政策和制度”。很奇怪，不曉得劉先生是基於那種考慮結果，在修改後的稿件中把“要求中共中央”去掉了，不過看起來“院校長須在學術界有相當地位”這句話來，劉先生的這個意見還是不只限於本院。

這且不提，忽然前幾天劉先生又說，他所指的內行人中的教、講、助後面還有個“等”字被丟掉了，而且這個被丟掉的“等”字，還包括着“黨和行政工作人員”的意思。由此可見，劉先生還沒忘記“黨和行政工作人員”，真是“萬千心腹話，盡在不言中”。

不過在鋼院學院里，已經形成了“魏景昌同志為首的領導干部們自覺形成”的“祖宗官”集團，況且這些“自己對於辦高等學校是外行”的黨員們“本領低，文化水平更難提”。一方面是“外行”，另一方面就“德”來看，也很難居于這個被忽略掉的“等”字之列，思之再三，這個“等”被忽略了是有道理的，因為這個“僅近於零的尾數，自然可以忽略掉，而主要的當然還是“教授、講師、助教……”，囉。

劉先生又說院長的學術地位不一定是自然科學，也可以是社會科學，而有的老干部在這方面有相當的水平云云。不過拿先生的標準來看看我們的幾個主要領導干部，大多為“不走群眾路線，作事不踏實地”、“一張好嘴，兩副面孔”、“蠻橫粗暴”者流，他們“自覺的形成”了“祖宗官集團”，況且又無論文發表，自然在學術界沒有“相當地位”因而也還是不夠格的。但是自然科學方面呢，還有幾位，因而學校還是應該交給“教授、講師、助教……”來辦。

看樣子，好像劉先生一心一意的想把他最初的發言引到把這些“祖宗官”集團里面的人也算進“內行”的圈里去，可是拿劉先生原來的話對照一下，這些人無論如何也不能忝居“等”字之列，看來看去，還是非得教學的內行人不可。同時看起來，中共中央對這些漢馬功勞的黨員還是可以“安插”的，不是劉先生已給你們分配好了“領導政治思想教育，督促輔助各種工作的實施和完成”嗎？

百思不解之余，愿以此再求教於劉先生，並希望劉先生根據“有則改之”原則，認真的考慮一下自己有些那些地方是錯誤的，如果有錯誤，只有認真的承認錯誤，並虛心的檢查自己，才是正路，否則欲蓋彌彰，大家的眼睛是亮的，無論如何是躲不過的。

賣蛇蛋的商人

張祖愷

我參加了6月26日晚上召開的對本院右派言論爭辯大會，會上聽到劉景芳先生的發言後，使我想起了一个故事。

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从前，有一个商人，这人很狡猾且狠毒。他为着賺更多的錢，經常販賣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有一天，他又提着一籃又圓又好看的蛋到一个小村庄去卖了。他沒有說這些是什麼蛋，但是他把價錢賣得很賤。

村子里的人們也都覺得這些東西很新鮮，于是就有几个好奇的人買了一些蛋，並且把它送給自己和鄰居的小孩玩。而這個商人賣完之後，就高興的提着籃子又到別的地方推銷去了。

當然孩子們對這些小玩意兒是很感興趣的，同時也玩的很高興，甚至有些小孩把蛋吃了，但他們的肚子就開始痛起來了；也有些小孩把蛋打破了，立刻就被從蛋里鑽出的小虫咬傷了。

於是人們才恍然大悟，原來這些東西就是蛇蛋，然而已經受騙了。

這故事是教訓那些容易受表面現象所矇蔽的人。但目前我們在反右派的斗争中，竟然还有人販賣着借幫助黨整風，借對黨歌功頌德做幌子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我們應該警惕，否則就有被毒蛇鑽進肚子里去的危險，特別是那些好心腸的人。

用毛主席的六条标准來鑑別

刘先生在教授座談会上的發言

王樹藩 寶耀國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中提出了六条辨別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在这我們用它來鑑別刘先生的发言。

在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是否保卫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如果是破坏或削弱党的领导，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者，就是毒草。刘先生在发言中，要求中共中央放棄党委治校的政策和制度，这就是破坏党的领导；刘先生还要求取消老干班，我們知道，老干班是国家培养对革命有贡献的老干部，讓他們掌握专业知識后，更好的建設社会主义，如果取消它，那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

在六条标准中，第一条是要有利于团結全国人民，而刘先生在兩次发言中却尽量醜化了党的领导，把鋼院的领导說成是主宗官集团，还給积极分子刻画了一付令人厌恶的面目，象这样的挑撥党群关系，我們能說这是有利于团結全国人民的嗎？在六条标准中最后一条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結，刘先生在发言中对苏联專家作了恶毒的攻击，認为听取苏联專家的意見是不辨是非，和“往日的盲目崇拜洋大人毫无二致”这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結？

因此，我們認为刘先生的发言肯定是毒草，是彻头彻尾的右派言論。

試分析刘景芳教授的手法

業餘教育科 賈鋒

劉景芳的第一個手法是“画皮”。他說自己早在30年前，就對學生說：“此生不入任何党，要入党，当入共产党……我至今坚守我的諾言”，說自己在47年就赴革命圣地“延安”，就是差一点“革命性不强”沒有去。來到鋼院反說自己是“对于客观事物不但有一定的見解，特别是对于一些不合理的現象，勇于提出批評，直言不諱”的人。在这次整风中說自己說的話，都是“心里話”是“赤裸裸的心音”，是“抱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治病救人”的态度，助党整风等等，把自己裝扮成美人，使人着迷上当，然后同情他，跟着他走。他还嫌不够，还怕自己的右派言論站不住脚，就一边向党进攻、一边施放烟幕彈掩人耳目，說党员在整风中“有的举止失措，面帶惡容，胆小气短，犹如大禍將臨”，还說“如果毛主席今天來鋼院看看，定会說几声好得很”，企图以此为自己的恶毒攻击，壯大声势。他还放風說“运动不到兩周，反党反团的大帽子，就如同泰山压頂似的压下来了”，又說“天下大事，收久心放，放久心收，一从一收，一收一从，才是辯証”。好象刘先生有顧慮，“欲說还休”，不敢放。刘先生是否真有顧慮嗎？請看他的兩篇发言，便知他是毫无顧慮的，这种論調只是为了抵制反批評，在放烟幕彈而已。

劉先生的第二個手法是挑撥離間，否定成績，醜化党和党周圍的積極分子。对这些人打“一棒子”再用“鉄蹄黎”圈起来，分而歼之。

刘先生的第一棒子和第一个圈子，是打在党委委員身上，因为他进攻的主要目标是党，是通过醜化党委委員來否定党的领导 and 过去的功績，他說魏副院長是个“喜欢奉承，偏听片面消息，不走群众路綫，作事不足踏实地驕傲，自滿兼自私，拒忠言于千里，引鸞為知己，个人享受，营私舞弊”的人，說張副院長是“一張好嘴兩副面孔，对上对下态度不同，十足的小官兒作风”。同时也給副教務長、王总務長，林楠副書記等主要党委委員都画了一副臉譜，不一一列举。他把一些人的一些缺点或一句話，加以歪曲、夸張、扩大，从而得出結論是：“鋼院的主宗官集团，是以魏景昌同志为首的领导干部們自觉形成的”。說“鋼院是党政合一型的学校，是主宗官三位一体，不但是官、而且是祖宗、是封建家庭和官僚統治的統一”。刘先生用了这样一些恶毒的詞句，企图把党委整臭，使党委在群众中孤立起来。

第二棒子和第二個圈子是打在年青党员身上，說什么“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领导者这种主宗官作风，立刻影响了年青的党员依样画葫蘆，从中兴风作浪，乱报消息，甚至挑撥，打人悶棍，作为个人的政治資本”，刘先生

企图把全体党员也整臭，也在群众中孤立起来。

第三棒子和第三个圈子是打击积极分子，說积极分子是“善于推測领导意图，吹拍奉承，看风头行事者，非领导所喜者不說，以便取圣崇作个亲信，好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刘先生企图使党更加孤立，把党联系群众的最后一道橫樑也拆掉。

第四个圈子是挑撥党和知識分子的关系，这一棒子还是打在党的身上，歪曲党的知識分子政策，說：“党需要教育，也需要科学，而党在这方面的人力不足，一起拿过来自己办，这是做不到的，于是对旧知識分子不相信，……”。总之刘先生向党进攻的手段是经过深思熟慮的，是把自己的真面目隐藏在美妙的詞句后面，边进攻边放烟幕彈，通过醜化党委委員，醜化全体党员，醜化积极分子，以便各个击破，分而歼之。

刘景芳教授的“警惕性”

蔡 荻

我和軋二的奚壯行同学，于六月廿二日上午八点左右，以“熔爐”采訪記者的身份到景芳教授家去訪問。

房間里已經有了几位机三的同学，他們比我們兩人早到一步，剛剛坐上开始談話，刘先生知道我們是“熔爐”記者以后，他首先告訴我們我是在和我的學生們說話，因为我是发言人，同学有不清晰的問題，我有解釋的义务，你們兩位記者不知道要訪問什么內容，你們熔爐社的目的是什么？在我們沒有談話以前，我們想看一看能証明你們是記者的身份的証件，否則我不能回答一些問題。看了証件以后，刘先生說並不是我拒絕訪問，因为这是必要的警惕性，如果今天不是我們学校同学的記者，而是外面來的記者，那我就告訴他“因病臥床不起，恕不接見”。

他又說，你們注意沒有，为什么毛主席那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文章里只看見有“官僚主义”的字样，而找不出“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字样呢？这就是說話应当注意一些謹慎一些，应当有警惕性。刘教授的“警惕性”真强呀！可是我們又應該怎样來解釋刘教授的这种“警惕性”呢？

請看劉景芳先生的“一付好嘴兩張面孔”

玉 蘭

从刘先生的发言里，处处都流露出刘先生是三十多年来一直都是爱国爱民的进步人士，現在讓我們从下边的几件事實，看一看刘先生的进步表現吧！

1. 他是這樣認識共產党的

刘先生自己說：在1927年就認識了共产党，1947年仅由于革命性不强未能投奔延安，解放后一貫忠心耿耿，跟党工作，使人听來不能不加以欽佩。然而事实如何呢？刘先生既对共产党早有認識，为什么今天还把共产党和以往封建統治相提並論呢？既一貫爱国爱民，为什么在敌伪时期能愉快的工作，而今天在人民的中国，当人民需要你的时候却又悶悶不快，怀才不遇呢？既然愛党，拥护党，为什么又提出要求中共中央放棄党委治校的政策和制度呢？

2. 他是怎樣培養第二代的

刘先生自己說：愿意为自己兒女活着，为年青的學生活着，在臥病期間，尚深感自己培养下一代責任的重大。然而事实如何呢？刘先生身為教研組主任，对組内教师培养提高，組織进修及开展科学研究等工作却一向不予重視，既希望青年一代发展成長，而对組内新生力量却有采取压制排斥情緒，这一点請数学教研組的教师回答一下更會明白的。

既深感教育第二代責任的重大，又非常关心自己的兒女，但刘先生的八、九岁的孩子，却一貫欺侮小同学，說什么“穷人走便道”“自己将来做比毛主席、斯大林还大的官兒，好統治全世界”又将怎样解釋呢？

当然我們也不否認刘先生的課是講得比較好的，但我們說作为一个人民教师其所以不同于旧社会的“教書匠”，就在于他不是仅仅在課堂上販賣書本和知識。

3. 這是什麼“自尊心”？

刘先生在发言中，把自己和屈原、岳飞、文天祥等对比，意思是說自己光明磊落，赤胆忠肝，既有民族气节，又有知識分子的傳統骨气，然而我們对比一下刘先生的所作所为又如何呢？

在敌伪时你甘心为敌工作，这可能有客观困难所迫，不必追究，那么解放后，你是否全心全意为人民工作呢？远的不用講，就拿來鋼院的四年說吧，对組織、对领导、对同志一直采取的是什么态度呢？难道說这种狂妄的傲慢也是知識分子傳統的自尊心嗎？

4. 兩面手法掩不住事实真相

从刘先生的发言中，可以看出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論是一貫的，經過深思熟慮的。在整风初期尚一再表示自己大胆，愿拿出肺腑之言，然而当他的反动本質被群众識破后，却又对訪問他的學生說：“是一时的失言”“是考虑不周”，对自己公开的散佈反动言論，硬說成是自己愛提意見，直言不諱，当群众对他的反动言論进行批判时，却又反过来嫁禍于人，說是院刊給他弄錯了。当院刊公佈他的原稿时，却又怕露馬脚，用電話抗議，請問这是刘先生考虑不週，或是直言不諱嗎？我們說刘先生，不管你再怎样花言巧語，反动言論的尾巴是縮不回去的。

5. 劉先生傻在那里？

刘先生在发言中，沉痛的怨自己“我真傻，我真傻，事情都怪自己心胸不够寬大，政治修养不够”然而我們說刘先生真傻的並不在这里，而在于在20世紀的今天，看不到祖国的远景，看不见自己的前途，不是順着社会規律向前走；不把自己和广大工农群众結合在一起。假如刘先生不是一个真正的傻子，請你自己選擇道路吧！

“劉氏大辭典”

于健夫

目前，偶步書坊，自右記書屋購得“刘氏大辭典”一部。归舍，捧不釋卷，“讚叹”不已。瞬覺茅塞頓开，胜似十年寒窗。愚窃以不应独賞，特介紹于世，与諸君共睹为快。

該書出自名人之手，久負盛名，笔者才薄力拙，一时难以尽述，茲聊列数大特色，以供諸君窺其端倪：

1. 詞釋新穎善幻，亘古罕見；
2. 立笔惊人泣鬼，尽情渣考；
3. 帽子丰富多采，啼笑皆非；
4. 情感“誠摯”憂怨，别有用心；
5. 頗長“独立思考”，否定一切；
6. 論述寡廉多恥，“春秋”之笔；
7. 擅繪丑态鬼臉，遍紙涂鴉。

特色已述，图示自明；

八部 四画

〔共〕①同 ②合
〔共产党〕①主宗官②祖宗官③封建家庭和官僚統治的統一。

〔共产党员〕①城市化，腐化者②一張好嘴，兩副面孔，③穿呢制服，帶子女坐汽車逛公園者。

文部 七画

〔教〕①教育②教导
〔教授〕教仆
〔教学工作〕循私享乐的幌子

禾部 十一画

〔积〕①聚积②堆积
〔积极分子〕善于推測领导意图，吹拍奉承，看风头行事者，非领导所喜者不說，以便取得“圣崇”，作个亲信，好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兒部 五画

〔党〕①政治团体②姓
〔党委治校〕①等于外行人治校②一堆外行人把学校当衙門來此上任作官，以期榮亲蔭子，使自己的“下屬”也分食一点解放胜利的果实。

艸部 四画

〔苏〕①草名②姓
〔苏联〕洋大人

鬼部 十一画

〔魑〕音池(才)見〔魑魅〕条
〔魑魅〕①妖魔鬼怪②共产党的知己③积极分子。